

茶花热烈红

刘诚龙

元稹一首《菊花》，爱者甚众：“秋从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不是我不爱菊花，而是我为茶花抱不平。哪里是“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开后，茶花热闹闹，轰轰烈烈，地火一样熊熊开呢。

茶花不是特别高大，矮墩墩，胖乎乎，我没有看到过茶花树，像枫树枫树箭一样直插云霄的茶花树或是不能，或是不喜欢一杆冲天，茶花树喜欢百枝齐举，旁逸斜出。茶花树是一抱一抱的，茶花树想的不是离天三尺三，而是离地三尺三。

待到冬来腊月八，菊花杀后茶花笑哈哈。气候入了冬，茶花却开始含苞了。北方朋友说，北方进入冬天，大地不见一点绿色。这么说来，还是江南好，日出江花红胜火，冬来山野绿如蓝。

茶花非嫩绿嫩绿，而是老绿老绿。一棵茶花树站在冬日里，团成一团绿，很多茶花树站在一起，那全是绿团团。形象不高大，也有好处的，至少大风大浪来了，它们挺安然。大雪压青松，我见过青松都曾被雪压垮，茶花还是童子功站桩，蹲身立于冬。

茶花含苞，苞有些大，比鸡蛋小，比鹌鹑蛋大。茶花花瓣多，花瓣大，花苞自然须大。初冬，很多茶花树等不及雪来，率先开放。前几日，我在小园香径独徘徊，见到好几朵茶花绽放，花朵手掌大，一层层，一重重，半展半收拳，半隐身于绿叶，半伸头于空中。茶花不是喜欢显摆的，奈何美丽藏不住，茶花以惊艳之姿，献身在野。

我见到的这茶花，可否称得上早茶？若是梅花，定有诗人嗅鼻而来，一支鹅毛笔，倩佳人磨墨铺纸，作一首《早梅》了。我是没搞明白，早春更早处，茶花凌寒盛开，何故无人咏早茶花？仲冬所见这朵朵茶花，粉白色花瓣，重重花瓣拥成一团，看上去蛮重的。伫

立良久，贼心起过几次，没下贼手，只是一双贼眼，饱了些贼眼福，傻傻地看着冬月茶花独喧妍。

茶花树有很多种，都是在冬天开的，有些是年前，有些是年后，有些正是过年那时候。茶花树花色缤纷，花瓣百型，都大大朵朵开，都大大块块开，好像视漫天雪为无物。雪是花的杀手，风是雪的帮凶，风雪凌虐山川草野，百花皆被杀。茶花傲雪，雪不来我还不来，雪一来我一定要开。风雪来得正紧，茶花开得正盛。

我老家小院里那棵茶花树，不高，不大，立在那里，人一般高，人一般大。开起花来，百十朵地开，树叶翠绿，过年前个多月开了花，年后还可开个多月。开的是红色花，红绸布一样的红，半显半隐，半藏半露，既娇且媚，欲放还收，在墙角边自矜自持，自开自赏。若薄雪片片，漫天飞起，见一片白里一棵绿，一棵绿里数朵红，真是诗意般爱煞人了。

我见过更诗意的，前年吧，湖南也是雪

花纷飞，鹅毛大雪整夜整夜，下得好紧。漫天皆白，田野山头都铺了一层棉花，铺天盖地的白，惊天动地的白。假日闲人慢起床，披衣楼上望原野，望足了原野收回目光，见墙角那棵茶花树，也是满头白雪，盖了树冠，雪花深处，茶花红艳艳，扑闪扑闪。雪出火而火不灭，火燃雪而雪不融，绿底子，白面子，红点子，是一幅绝色国画，是一首绝妙唐诗。

茶花处处，茶花朵朵，那么惊艳的存在，元稹如何说菊花开后便无花？王荆公又如何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分明有茶花在热烈地开。秋来论菊，冬来论梅，秋去冬来，隆冬还有茶花，茶花却不冬上冬日花谱，不上画家画布，不上诗人诗篇，这有何解？袁枚论温庭筠与李商隐，或可借其道理来解，“秦太史掌教金陵，戒其门人曰：‘诗须学韩（韩愈）苏（东坡）’，一读温李，便终身入下流矣。”袁枚笑道：“如温李方是真才，力足在韩苏之上。”袁枚此论一出，“太史愕然”，不用愕然，“韩苏官皆尚书、侍郎，力足以传其身之后名，温李皆未僚贱职，无门生故吏为之推挽，公然名传至今，非其力量尚在韩苏之上乎？”菊梅都有力量在推挽，茶花不怎么入诗眼。

菊花梅花在文学史上开得热烈，茶花却开得有些寂寞。菊梅坛野开得很热烈，茶花在坛里开得很寂寞，在山野却开得热血沸腾地，热泪盈雪天。

红红火火迎新春

1月22日，“金蛇贺岁 点靓姜城”新春灯会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公园正式亮灯。这是游客在赏灯。蛇年春节将至，各地张灯结彩，人们参加各种喜庆活动，红红火火迎新春。

新华社发（汤德宏 摄）

春联

赵国培

热闹多少家门楣
温暖多少颗心灵
字字活泼生动
句句火热心声
左一行鼓荡春风
右一条报道喜庆
幸福揣进怀抱里
成功摆在手心中

俺家小娇妹

张庆和

俺家小娇妹
正是好年岁
眼睛星星亮
比着月儿美
比得花儿羞红了笑脸
比得鸟儿去梦里啼翠
飘来的彩云为她伴舞
暖暖的风儿轻轻地吹

家乡的雪

栾桑花

大地、山川、河流
清晨、正午、夜晚
无论何时何地
你都可能遇到一场意想不到的雪
或大，或小
或动，或静
山里的雪很狂野，覆盖了所有的树
村里的雪很温柔，点亮了所有的灯笼
童年里，落雪的时候
也许会有风，但是一定会有父母的叮咛
而现在，落雪的时候
也许没有风，但是一定会有童年的回忆

罗建云

我的故乡位于湘西南，地处雪峰山脉、资江上游。故乡有一种鸟，名曰露水鸟，羽毛洁白，双腿修长，嘴巴尖锐，是天然的捕鱼能手。每到清明前后，农田开耕，露水鸟便出现在稻田中。你在前方犁田，它在后面啄食。开始，我以为露水鸟在吃害虫，大人则告诉我，露水鸟在吃鱼。所到之处，它们可以把鱼吃得所剩无几。因为露水鸟吃鱼，大人小孩对它几乎没有好感，见到便会大喊大叫，直至把它吓跑。也有农户在田间扎稻草人，挂纸老鹰，期望驱赶露水鸟。我多次回乡，发现露水鸟根本不怕稻草人，也不怕纸老鹰，甚至站在稻草人的头上观察水面动静，站在纸老鹰的翅膀上与风起舞。不得不佩服露水鸟的捕鱼本领，只要鱼浮出水面，它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俯冲下去，啄住小鱼，逃之夭夭。

出于好奇，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直到后来工作，我无数次问故乡的伙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绿水青山月，月明白鹭飞”，诗中写的白鹭与故乡的露水鸟有关联吗？它们觉得我这个人大好奇，没事找事，也无人作答，以致我迷惑许多年。大概十年前，我扛着长短枪炮回故乡，目



坐拥旧书暖

李晓

旧书摊，它在城市一隅，发出古铜一般的温润光芒，那是时间凝聚成的琥珀之光；或者，它在城市暗处，灯火阑珊中，抚慰温暖着精神深处嗷嗷待哺的心房。每当我去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去拜访这个城市的旧书摊。旧书摊，是城市的故人，是蜗居在心里盘根错节般关系的老亲戚。

北京著名的潘家园旧书市场，是爱书人风尘仆仆穿越万水千山后的古老故乡。北方的晨曦还没打开，潘家园旧书市场早已经人流熙熙了，全国各地的旧书爱好者纷纷涌向这里，蝴蝶一般采集花粉，他们用塑料袋提、用书包背、用拉杆行李箱拉、用麻袋装……来来往来的淘书人，把时间托付给旧书市场。

在一些发黄的旧书上，有读者摩挲过的痕迹，有的纸张已变得薄脆，书页翻动之间似有簌簌而落的尘埃。浮想起当年那些经过书中的读者，而今购买后成为自己所有，会暗暗感叹流水落花岁月里，读者与读者之间神秘的相逢。

在这里，我看见老派气质的读书人面目庄重、神情笃定，淘书的“书虫”们见到一本心仪宝贝之书后眼里放出的光芒，也看到一丝不苟的摊主们把图书分门别类后码放得整整齐齐，一些比较珍贵的古旧书籍还被摊主们仔细包上塑料套膜，防止擦蹭损坏。在这里，旧书市场不仅仅卖古书旧书，绝版书籍、碑帖拓片、中外文旧报刊、连环画、年代票据、磁带，还有时光老码头上那些当年的“顶流”明星照，满满的回忆停驻在这里。

我在潘家园旧书市场购买了几个民国作家的旧书。买这些书回家后，我把它们郑重地放入书橱，藏书的添增也让我的书房增加了心上的重量。夜里柔和灯光下，捧读这些老先生们的文字，我一头埋入光阴深处，沉浸式进入书中描述的大千世界。有天晚上我读了林语堂、胡适老先生的文章后，忍不住披衣起床，去与本城的忘年交柳先生交流读书体会。经过一个黑漆漆的小巷时，想起民国老先生们在书中的幽默谈吐，扑哧一声乐了，路灯也在一瞬间亮了，他们也依次走来，各种神情各种姿态：蔡元培、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郁达夫、

鲁迅、周作人……那个年代雕花的木窗间，我看见他们抖动长衫，铺开信笺，写下云中书，温暖故人心。他们用皮肤上的冷暖、骨心里的坚毅、目光中的悠远、人性中的从容、精神上的传承，成为时代的传神封面。那天晚上，我以微醺的心情来到柳先生门前，突然又转身返回了，我不是担心打扰了柳先生晚上10点上床的休息习惯，而是我在途中的冥想已经尽兴了。

我读书，有时也带功利性，比如要从书里实实在在地获得什么教益收成，这与商人不做赔本买卖差不多了。我感觉这样太势利。还有，我也常常浏览当下的畅销书发布榜单，网购回来后，却又有许多失去了耐心读不下去，感觉没有推销语上说的那么好。或许，书与人的相见，也是一种心流漫漫之中的磁场相吸。

山河故人亲，旧书老友暖。我从旧书摊上淘得的这些旧书，经过了岁月河床大水走泥后的沉淀，阅尽沧桑世事的万物洞明，看遍繁花落尽后的老树绽新芽。今年春节，等着我的那些旧书，让我再度与你们相逢，对它们的阅读，是久别重逢，是尘缘未了，是温情相拥。

故乡有种露水鸟

能让人直流口水。那时，生活水平低下，食用物资匮乏，捡鸟蛋、吃鸟蛋似乎很正常。不知哪位村民说露水鸟蛋吃起来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不去九子冲捡了。慢慢地，树林又密密麻麻挂满鸟窝，地上布满鸟粪，一层又一层。鸟粪是天然的有机肥料，树木受其滋养，越长越茂盛；蒿草受其补给，越长越高大。野猪、野兔、果子狸、竹鼠等动物也得到了天然的生存屏障。日积月累，九子冲就成了一个近乎独立的动物王国。

不怕大家笑话，故乡的父老乡亲很长时间不喜欢露水鸟，甚至觉得它不吉利，是害鸟，只要见到，就驱赶。当我知道露水鸟是白鹭，而且有唐诗宋词为露水鸟唱赞歌后，我就想办法跟大家解释，说明露水鸟不只是会吃鱼，还能美化环境，实现生态平衡。

两年前，乡里巡湖，朋友给我发来一个视频，视频中的天很蓝，水很绿，白云朵朵，树影婆娑，露水鸟站在沙洲旁嬉戏，鱼儿在水中自由穿梭，仿佛一个世外桃源……朋友问我：

“美不？”我说：“很美。”问我哪里是哪里？我说不知道。让我仔细看看，我仍说不知道。他叹了口气说：“兄弟，你离开故乡太久，常回来看看，这是你的故乡——九子冲。”说来惭愧，这些年，我疲于在世界各地奔波，从未静下心来欣赏故乡的风景，甚至可以说不屑于欣赏。只是，九子冲不用一诗一词渲染，就这样自然呈现，也是美不胜收的画作。看着沙洲旁的露水鸟，想起李白的诗：“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心闲且未去，独立沙洲旁。”此时此刻，感觉我也是一只屹立天地之间的露水鸟，纵使渺小，也甚苍茫。或许，只有这种离开故乡几十年的人，才有这种特殊的情愫。

我常跟朋友说，看白鹭不需要去西塞山、鄱阳湖，去我的故乡，山清水秀，白鹭成群，展翅高飞，轻盈多姿。脑海浮现一个画面：“九子冲前白鹭飞，肥石水库鳜鱼肥。青笠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置身这样的环境，有露水鸟为伴，能说我的故乡不美吗？

米粿飘香

魏加福

除夕眼看就到了，烹制各种美食，成了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村庄里到处飘荡着诱人的食物香味。母亲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好几天。豆腐两天前就做好了，油果子也炸好了，接下来轮到做灰水米粿。

夜幕降临，村庄披上了黑色的大氅。星星点点的灯火，像草虫在夜幕上咬破的洞。母亲忙完一天的茶饭，从米缸里量出几升早稻米，淘洗干净后，加入事先预备的灰水中浸泡，她是要让白花的大米浸润草木的气息。

早饭后，母亲开始招呼我们：“走，推磨去！”推磨，就是用石磨将浸泡好的米磨成米浆。我们兄妹几个一听，开心地叫嚷起来：“推石磨，做米粿；米粿香，过年忙。”

石磨就放在大门前的屋檐一角，石磨有上下两个磨盘，丁字形的磨荡钩上面的一横，连中吊在一根圆木上，那个“丁”的钩，放进上磨盘的耳朵眼里，母亲和大姐两人把着磨荡钩的把手，我则站在磨盘边添料。米粒从磨盘中间的磨眼半把半把喂进石磨，经过它的咀嚼，磨槽里边堆积出细细的米粉浆。

石磨转起来，“隆隆隆”，闷雷一样的声音传开去，磨荡钩一荡一荡地“吱扭，吱扭”，二重奏让我们心花怒放，笑靥如花的母亲又一次轻声细语地给我们讲起灰水米粿的前世今生。

故事讲完，米浆也磨好了。母亲把装满米浆的水桶挑回厨房，吩咐我：“烧火做米粿。”我往土灶添柴火，木柴在大土灶欢快地燃烧，红色的火焰跌跌撞撞地在灶膛里左冲右突。母亲先用茶油涂抹锅底，再将米浆倒入热锅，不断地用锅铲搅拌，一圈，又一圈……锅里的米浆跟随母亲长满老茧的手，呈现出一个又一个圆圈，如花朵朵第在铁锅里绽放。

米浆在铁锅里受热，蒸发走了多余的水分，成了胶状，被母亲请出锅盛在脸盆里，放到一个大簸箕上。稍凉后，邻居家几个过来帮忙的主妇与母亲一齐上阵，米团被她们瓜分，拽在手里使劲搓揉起来。做好的米粿放到蒸笼里蒸，大约半个小时，厨房里便飘满起米粿熟透的清香。出锅后的灰水米粿，色泽金黄艳丽，质地黏糯柔韧。

我们几个小孩早馋得直流口水，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了一个米粿，蘸上酱油辣椒汁直接放进嘴。顿时，一股甜糯的清香黏附在唇齿之间，沿着食道浸润到肠胃，久久不散。

母亲看我们吃得高兴，用手轻轻撩起额前的散发，目光里流露着幸福和满足。

热气腾腾的寒冬

徐慢慢

莫力达瓦这座边陲小城的天气在回暖，我们不再畏惧寒冷，穿上棉服，戴上帽子手套，赴一场说走就走的冰雪之旅。

公园的空地上，有一个约六米高的雪道滑梯，大人、孩子们穿着还没来得及褪去的厚重棉衣，拽着皮绳，蹬上雪梯。雪梯很宽，我们选了一个双人轮胎，挤在道口排队。五个少年坐在一个轮胎上，坐成一个圆形，工作人员用力将皮绳一拽，孩子们的身体贴着雪冲了下去，一朵雪莲花刹那间盛开。高声的尖叫此起彼伏，在雪山之间回荡。我们的眼睛跟着他们跑出去老远，跃跃欲试。丈夫在前，我在后，一推，我俩也坠入了冰天雪地，身体不由自主后倾，直下而去，溅起的雪与脸相碰，一瞬间，惬意满怀。大口大口地吸着新鲜的空气，雪道地面上大大小小的坑包，将我们时而高高弹起，时而重重落下，每下落一次，我们呼喊的声音高起一次，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一路上不知高声呼喊了多少回，只看那一团、一团的热气，像一个又一个精灵不断飘向湛蓝的天空。由于我们重量过大，轮胎滑出雪道没有停下，丈夫用脚一蹬，我们在雪地上转了几圈方停。然后，我们又一次爬上了雪道。

“冰雪世界”里，还有滑冰车的地方，小朋友坐在冰车上，用两支铁杆一次次用力戳向地面，借力向前滑去，一溜滑出老远。我们看到一个五人坐的圆形脚踏自行车，准备上前一试试。一个陌生男子，和我们一起蹬了起来，丈夫和那名男子一起高声唱起了歌，车在雪地上画圈，我低头看看白茫茫的雪，又抬眼望望四面的雪山和树，发现我们已经被团团白色包围。甜甜的空气，从我们口鼻中跑出跑进。筋疲力尽，我们放慢了脚步，回到地面，真正感受到了“天旋地转”。

一直向东走，进入体育场，夏日里运动场的褐色塑胶跑道已浇冰，跑道变了滑道。滑冰爱好者们身着红色赛服，身体四十五度前倾，双手背后，一个接一个在冰面上“闲庭信步”。白色的冰面上，颗颗红点舞动。我们一直注视着远方，感受着冰场上的凉爽和热烈。

庖汤宴

刘兵

刚杀了年猪的舅舅给我寄来了几块家乡的猪肉，我不禁想起以前关于庖汤宴的记忆。

“庖汤”指的是杀年猪时煮的第一锅肉的汤。陕北的乡村，冬季有一个传统习俗——喝庖汤。每年冬月末腊月初，农户选定一个好日子宰杀年猪，邀请亲朋好友和邻里乡亲来吃杀猪菜，这是春节前农村最热闹的日子。

记得最后一次吃庖汤宴还是在高中时，当时外公外婆还在世。腊月杀猪那一天，就是家里一场盛大的节日。院子里热闹非凡，人们合力把肥硕的年猪从圈里拉出来。杀猪匠熟练地操刀，动作干脆利落，烫猪、剃毛、解剖……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新鲜猪肉便呈现在大家眼前，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庖汤的制作过程我至今还记得一些。外婆将新鲜猪肉切成大块薄片，与粉肠、血旺等食材一起放入大锅中煮熟。客人边吃边添加诸如肠子之类的杂碎，再将凝结成块状的猪血放进汤锅，最后煮着各类新鲜蔬菜。

庖汤宴一般至少要满足“八凉六热两道汤”，待客才有面子。其中，凉拌猪耳朵、腊肉、手撕腊肉等凉菜以及酸菜炒猪血、豆腐干炒腊肉、酸辣萝卜等热菜都是最有面子的菜肴，它们的味道我至今都记得。

菜烧好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纷纷围坐在院子里，共同分享这份冬日的喜悦。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一边喝着酒谈论着家长里短。欢声笑语回荡在院子里。孩子们在宴席旁边欢快地跑来跑去。

前些年由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养猪的村民越来越少，农村人口也越来越少，庖汤宴的习俗日趋没落。不过，很快迎来了转机。2018年，“石泉庖汤宴”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今，陕南很多乡村每年举办的汉水庖汤会文化旅游活动，吸引着数万游客和群众参与。

时光飞逝，岁月流转，上一回吃庖汤宴距今已经快20年了。现在每当想起杀年猪、喝庖汤，心中仍会涌起一股暖流。热闹的庭院，美味的菜肴，浓浓的亲情，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都成为我宝贵的回忆。